

中国历代名妓大观

(下)



十一青 杨林山 王光照 著

中国历代名妓大观

叶一青 杨林山 王光照 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1993·延吉

南宋的杭州鬼妓

——李慧娘

大凡文学艺术作品，尤其是小说、戏剧，一般都是在有一事实根据的基础上，予以必要的艺术夸张，以进一步丰富故事情节，突出人物形象，来吸引读者与观众。

名剧《红梅阁》即《李慧娘》也不例外。《李慧娘》拍成电影，轰动一时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该剧与电影中成功地塑造了李慧娘这一“鬼”的形象，纵为厉鬼，也要复仇，这是前辈剧作家们对当时黑暗社会强烈的呐喊，也可说是时代的最强音。因此，虽该剧已问世数百年，至今仍为广大观众所喜爱。

世上到底有没有“鬼”？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，蒲松龄的“聊斋”一书的著作里，多数为鬼，蒲公创作这些“鬼”和“妖”的本意，人们也都清楚，这是对那种黑暗社会现象的鞭挞，这些“鬼”的形象虽然是作者虚构的，但论其社会现象，而却又是真实的，而且感人的。

李慧娘，是南宋时期的名妓，她的真实事件到底怎样呢？依据以往的一些笔记小说及江浙一带流行的民间故事叙说如下。

李慧娘是南宋末年（1236—1283）时杭州的一个名妓，她以能歌、善舞和杂技表演而著称于当时，她从小父母双亡，八岁被卖入杂技班中，她的身材灵巧，经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，是一个颇有工夫的杂技演员。被迫卖入妓院以后，又经过歌、舞的调教，她算是多才多艺了，她姿色秀丽，且能歌善舞，很快成为行院中

的红牌，慕其名而往者大有其人，在一次大规模的宴会中，以走钢丝和空中飞人而获得权相贾似道的赏识。

接着，她又表演了一出盘舞，更动人心弦：几对小巧的盘子，在她手上转动如飞，忽左忽右，忽上，忽下，把她的情影，笼罩在一片银色的碟影之中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使在场的达官贵人与社会名流鼓掌叫绝，贾似道更为赞赏，宴会一结束，贾马上派了家院传她进府，并命人照会院中为她脱籍，作为他的第十房姬妾，妓院掌班虽心里不同意，但胳膊怎么拧得过大腿，宰相之命，谁敢不从。

李慧娘从小练就一手杂技功夫，杂技女艺人，最忌的是过早破身，沦落风尘之后，鸨儿见她有这手绝技，兼之她还会耍些魔术，深为人所喜爱，杂技和魔术应酬客人又是一番趣味，正好作为她的摇钱树，所以她纵为妓两三年，仍然是个处女，当晚被召入贾府，迫于贾似道的淫威，只好委曲从命，一任他的摆布了。

这时贾似道年近六旬，而李慧娘仅是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女，年龄如此悬殊，贾似道又是个色情狂，这下得了这朵名花，更加肆意泄欲。李慧娘只好自悲命薄，终日郁郁寡欢。

半年以后，福建的地方官又为贾似道贡上一位美女，名叫卢昭容，贾似道得新弃旧，就把李慧娘给冷落了，只命她为他每日清理下各地送来的公文，给他过目而已。

当贾似道新纳卢昭容的第三天，正是春光明媚之际，贾似道为了讨卢昭容的欢心，特地带了全家姬妾前去泛舟游湖，但见苏堤之上，翠柳成荫，倒影于湖中，声声莺啼燕语，湖上乳燕翩翩，倒很逗人情趣，贾似道坐在众姬环绕之中，风吹脂粉浓香，个个冶艳风流，谈笑自若。

独有李慧娘一人，坐在船舱前面，对着这湖光山色，不由思绪万千，如在青楼，纵然命苦，说不定也有赎身从良之机，如今身入相府，就永远失去了自由，好似笼中之鸟，难以展翅高飞，心

中烦闷，不由抚弄手中的琵琶，唱了当时著名词人朱敦儒写的一首《行香子》：

宝篆香沉，
锦瑟尘侵。
日长时懒把金针，
裙腰暗减，
眉黛长颦，
看梅花过，
梨花谢，
柳花新。

春寒院落，
灯光黄昏。
悄无言，
独自销魂。
空弹粉泪，
难托清尘。
但楼前望，
心中想，
梦中寻。

正她边弹边唱之时，一艘小舟，飘然而来，与官船相擦而过，只听得那舟中有人赞道：“好一副歌喉，真似莺啼翠柳，鹃鸣巫峡！”

李慧娘循声一望，但见那小舟船头上，正站一位青年，面庞端秀，手中也拿着一支玉箫，也立即随着吹这同一词牌，风度翩翩，眉宇之间，显出一股英俊之气，与船中的两鬓斑白的贾似道相比，成一老少分明的明显对照，太强烈了，她被那青年的风韵所吸引，不由失口说了一声：“美哉少年！”而那叶小舟，却飘然远走了，只传来阵阵悦耳的箫声。

贾似道正为她唱的这支词牌的哀怨而不满，又加上她对那位书生的赞誉更加火起，冷冷地说：“好个美哉少年，你就嫁给他吧！”

李慧娘一听，心头一怔，她知道自己适才触景生情，失了态，说错了话，只好低头不语，这贾似道把足一蹬，“不游湖了，打道回府！”

李慧娘心里感到一惊，她偷眼一瞟，贾似道铁青着脸，她心头掠过一丝不祥之兆。

贾似道一回转府门，吩咐所有姬妾，不准回府，一齐来到半闲堂中，这半闲堂是他平日在家闲居所在，以“难得浮生半日闲”命名，他一到厅堂，厉声高唤：“李慧娘，你真是青楼出身，生性放荡，淫性难改，我这堂堂相府，容不得你这淫妇，来人！将她拉下与我斩了！”

顿时，涌出四员家丁，为首的乃是一个关西大汉，三十余岁，名叫王洪，应了一声：“谨遵钧旨！”马上拖住李慧娘就走，李慧娘到这时已知死到临头，也就无所顾忌，她用力一挣，声色俱厉地指着贾似道：“贾似道！你这个只知鱼肉百姓，欺压良民的宰相！你身为宰相，不知匡扶社稷，与主分忧，为民造福。你做投机生意，大发国难之财，譬如你霸揽盐业生意，搜括民财，有诗人挖苦你：

昨夜江头涨碧波，
到处都载相公醪，
虽然要做调羹用，
未必调羹用许多？

你难道必然不知？可你竟恬不知耻，只图自己发财，以娱酒色，糟践女人，如今襄阳已被元兵困了将近一年，守将姜文焕累次修书派人求援，你却不闻不问，只知玩弄姬妾，白天游湖，夜里笙歌，你可知你的所作所为，已激起众民的愤怒吗！？”

贾似道一听，更加火了，他大发雷霆：“你这淫妇，死到临头，还敢辱骂老夫，王洪，速速把她拉下去砍了，提头来见！”

所谓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”这些姬妾，一见贾似道如此盛怒，都纷纷跪下求情：“相爷开恩，她不过是一时失口，又没有与那书生眉来眼去，请相爷宽宏大度，饶她一死吧！”

贾似道盛怒之下，哪能听得这些言说：“哼！你们还敢为这贱妇说情，惹得老夫火起，连你们也一起砍了！”

“这时卢昭容自恃才来不久，深受贾的宠爱，一块糖似的粘在贾的怀中：“相爷，你把我们一齐砍了，又有谁来伺候你呢？好吧！人反正迟早是要死的，砍了头倒死得痛快，你要杀她，我也跟她一样是女人，女人的命不值钱，你就把我也一齐杀了吧！”

“呃呃呃，宝贝，我爱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舍得杀你呢！”

“这慧娘姐姐，不也陪了你好几个月吗？那时你也像现在爱我这样爱她，你们寸步不离，只是因为现在有了我，你才冷了她，如果过一段日子，又来一个比我更美的，你肯定也会像今日这样杀了我，迟杀不如早杀，迟死不如早死，早死早投胎，我也好与慧娘姐姐一路同行！”

“哼，你真想给她讲情，好吧，就看你的份上，赏她一个全尸，王洪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拿三尺白绫，就把她活活绞死在这半闲堂下！”

这王洪，也是个血性男儿，对贾似道的横行暴戾，也心怀不满，但贾似道一出此言，不敢不从，拖了李慧娘下庭，李慧娘还在挣扎着大骂：“贾似道，你这奸贼，我死为厉鬼，也要惩治你这权奸！”

可是王洪把她一拖到庭前的一颗松树之下，挂上白绫，悄悄地对她说：“我知你有些功夫，会气功吗？”慧娘会意地点点头。

“那好，与我配合，做个幌子，我设法救你！”边说，边找了

一把小椅子，让她双脚登上，就要上吊，但是，只打了个活结，李慧娘本来也学过杂技，学过气功，王洪把索子往上一扯，她运足了气，故作死状。

王洪立即回转厅堂，“禀相爷，已将她吊死了！”

贾似道带了众姬妾来到厅前，望了一眼，但见慧娘脸色惨白，身了摇来幌去，分明已是死了，他板着脸，对众姬妾说：“哼！你们如哪个再敢有三心二意，也同样是这下场！”

众姬妾一个个打着冷噤，毛骨悚然，多数目不忍见。

正在这时，宫中圣上派来了太监，口传圣谕：“相爷，圣上有要事，宣召您即刻进宫！”贾似道只好吩咐备轿上朝，一面挥退众姬妾，一面对王洪说：“你把她解下来，就埋在这后园之内，另外，你派人去暗中打听，刚才在湖上那小船之上的那个书生，姓甚名谁，住在哪里？把他访到后，就说我身边缺少个办理文案之人，请他过府为我办事。”

这王洪当然不敢不从，一待贾似道出府，便迅即把慧娘解吊扶了下来，李慧娘虽运足了丹田之气，保住了一条性命，但毕竟也受了大半个时辰的折磨，身子极为不爽，头晕目眩，王洪借相爷之命要去埋她，派了几个平日相好，已成知交的护卫，把李慧娘抬到后园早已闲废多时的一间小屋，又弄来一张小床，腾出一床军被：“你就在此暂委屈一两天，我叫我老婆，偷着送点药和茶饭食物来，趁机让你逃出府去。”慧娘自当万分感谢。

他把慧娘安置好了之后，立即亲到西湖，寻找那只小舟，问到了艄手，说是那位书生已在清波门上了岸，但他忘记了手中的玉箫，王洪接过玉箫一看，上面刻着：“裴禹”二字。王洪心想，裴禹必然会打转寻此玉箫，果然片刻迎面来了一位年轻潇洒的书生，朝船上而来，王洪一见，说声：“裴相公，请了！”

裴禹一见王洪，一副官差打扮，不由一怔：“在下正是裴禹，但不知上差差我何事？”

“我是贾相爷命我来的，他久仰相公才华，现相府正缺一个办理文案之人，特命我来请相公过府。”

“贾相爷！莫非就是那贾似道！哼，卑鄙权奸，是第二个秦桧，我岂肯去为他做事？”

王洪回顾无人，悄声说道：“裴相公，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贾相爷确实是倒行逆施，我们屈处在他的手下，也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得已，他陷害忠良，颠倒黑白，我也是愤愤不平，听相公刚才之言，也是位有骨气之人，不是那样趋炎附势之辈，依我之见，他既请你过府办理文案，你何不借此之机，暗中设法为他所陷害之人通风报信，或者是取得他信任之后，以他之命，多为百姓做几桩好事，也算是积德公门嘛。”

裴禹料不到一个奸相府中之人，竟会说出如此有见解的话，也就只好依允，同他一同来到贾府，恰好贾似道从宫中回府，王洪禀明，已访到那位书生，名叫裴禹，已经请到。

“裴禹！”不由贾似道一惊，他刚才在宋理宗之处，听到理宗言道：“有一布衣，名叫裴禹，上了一篇万言书，痛陈当时局势，建议用贤臣，加强防务，以防元兵大举南侵！”万言书中虽未明言要撤去贾似道，但已透出此意，“好你这对头，也落到我手中来了！”他立即吩咐：“有请他在书房相见。”王洪奉命，带了裴禹晋见，一见面，贾似道却先拱了拱手：

“久仰先生才名，刚才万岁召我进宫，谈了先生的万言书，确是见地非凡，阁下虽未仕进，却胸有庙堂之忧，老朽敬佩！敬佩！”

这裴禹只好虚与周旋：“晚生草草之见，不足以污大人清目。”

“先生不必过谦，老朽拟请先生为我料理文案，献计献策，老朽自当力奏圣上，择机得用。”说着他对王洪一挥手，并吩咐道：“王洪，就请裴相公在西廊书馆住下，老夫好随时领教。”

王洪奉命把裴禹领到西廊书馆。当晚，贾似道还请他一起用

膳，并说：“这文案之事，阁下放手去做，除非涉及军机大事，要老夫过目外，其他之事，阁下只管处置就是。”

这裴禹见他语言十分诚恳，以为他是真言，受宠若惊，其实，贾似道请他过府，实为拘禁，乘机欲杀害于他，一来好除一政治上见解不同之人，二来，欲以他的美色，似遣心腹命卢昭容矫作慧娘，试探于他，如若卢对他也和慧娘一样对他一见钟情，也就以此为由头，把他二人一起杀了。

这裴禹进贾府住了几天，也处理了几件一般性的公文。在他心里，那天在湖上遇到弹琵琶的那位女子，已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，但是，侯门深似海，这堂堂相府，内外有着严格的分界线，后堂，莫说是他，就是一般家人，也不能擅入，他虽知这女必是贾府中人，但也无缘相见，他也不能存非分之想。

突然，一天深夜，他正欲睡之时，忽听窗外有人敲动，声音十分紧促，随之一声娇唤：“裴相公，裴相公！”

“你何人？”裴禹显得有些惊异。

“我就是那天在湖上官船弹琵琶的那个女子，特来求见相公。”

他一听此言，不由心中惊喜，正欲待开门相见，但一想有道男女授受不亲，这贾似道又是工于心计的人，他给宋理宗上的万言书，已针对时弊，委婉地指出，贾似道是误国的奸臣，贾阅后，难道不知？为何却平白约他来府？自古笑里藏刀者不乏其人，他想这一连串的疑点，定有不可告人之处，其中必有隐秘，在这虎狼窝里，一切更宜谨慎为好，凛然地说：“我已睡下了，你请转吧！”边说，边把灯给吹熄了。

这来的，正是卢昭容，她是在贾似道的威逼下来的，贾正紧跟其后，手持一把利剑，如若裴禹开门，他就顺手砍死裴禹，借此除却这政治上的异己，一见裴禹吹灯，凛然拒见，倒也暗暗佩服裴禹为人正派，这下卢昭容却靠在他身上嘤嘤地哭了：“哼！你倒好，身为宰相的身份，却拿了我来做钓饵，丢人现眼！”这贾似

道只好温言相劝，连哄带骗，引她回房去了。

一计不成，贾似道顿生二计，第二天傍晚时分，交代王洪：“今晚你唤上两三个人，备好利剑，随时听我命行事。”

王洪听了，不由一惊，心知这定是欲暗杀裴禹，但又如何救他呢？他猛然起起，何不让李慧娘去通风报信，好在贾似道已认定她死了，纵然发现裴禹走了，也可以让李慧娘以“鬼”的身形出现，将贾吓倒，“对！就是这个主意！”

这下，他火速来到后园那间偏僻之处，李慧娘经过好几日的调养，身体已经康复，王洪一见到她，便把裴禹已被贾诬入贾府，今晚难逃杀身之祸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她能救他之事，一一对李慧娘说了，李慧娘一听是湖上吹箫的那位美少年，竟被贾诱进相府，欲图杀害，她不由咬牙切齿：“哼！这老贼狠毒了！”她毅然答应：“好，他既为我遭害，我哪有不救他之理！王大哥，请你给我弄点硫磺和阴阳起石来，我自有用处，慢，阴、阳起石要生的。”王洪匆匆赶到对门一家药店，找到店主，弄到了这几味药，即命妻子给李慧娘送去。

这时，红日已经西下，王洪领了李慧娘，她仍穿着那天上吊时的那件大红衣服，悄悄来到裴禹住处，王洪轻轻叫开了门，裴禹见他身后，站着一个妙龄女郎，定睛一看，就是那天在湖上相遇的那位弹琵琶的女人，他不由愣住了。

王洪立即告诉他：“他叫李慧娘，现你马上有大祸临头，一切详情，让她急告于你。慧娘，事不宜迟，后门我已把锁扭开，你二人赶紧跑了吧！”话一说完，王洪便匆匆走了。

这时，李慧娘对着裴禹深深一揖：“裴相公，事到如今，我不得不把话对你说明，我原是青楼女子，被贾似道强娶为他的第十房姬妾，那天泛舟游湖，正当我吹那出“行香子”时，恰遇上你的小舟，我失口说了一声：“美哉少年，”为贾似道那老贼所听见，立即回府，就要将我斩首，幸为众姐妹苦苦求情，赐我一个全尸，

命王洪以三尺红绫，将我吊死……”

“呵，这么说来，你……是鬼呀!?”裴禹不由全身颤栗。

“是鬼!?……还能与你讲话?”李慧娘不由惨然一笑：“幸亏王大哥手下留情，打了个活结，我又自幼练就轻功，才以诈死，瞒过了老贼，匿在后院之中，刚才王大哥来告诉我，你马上就有大祸临头，老贼命人前来杀你，要我护你逃走，裴相公，快跟我走吧!”

这裴禹也顿时愤怒如火：“哼，他派人来杀我，我也略知武术，先到他的书房之中，把他宰了，来个鱼死网破!”

“相公，老贼身边侍卫森严，你怎能行刺于他，有道：‘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等来早与来迟，’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何必以卵击石，你还是跟我快走吧!喏，你看，那远处已经有人来了!”李慧娘不由分说，拖了裴禹就走。

这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一轮朦胧月色正照着院中林荫小径，裴禹无法，只好跟定李慧娘向后而去。

这时王洪正领着四名家将，手持钢刀，直奔裴禹住房，不料却扑了个空，王洪心知是李慧娘把他救走了，表面上也还得装模作样，“唔!这定是有人通风报信，让他跑了，伙计们，量他走得不远，快与我向后院追去!”

众人不敢怠慢，立即齐向后院跑去，正好快到墙边，只见前边走着裴禹，后面走的是一红衣女子，但见那红衣女子，轻轻一托，把裴禹托过墙去，那红衣女子也随着翻过墙头。王洪一顿足：“糟了，让他们给跑了!”立即打开院门，两边一看，哪有什么人影，只好打转回禀了贾似道。

贾似道一听，是个红衣女子，掩护了裴禹逃走，不由心头火起：“呵，有这等奇事，是哪个贱人如此神通，把裴禹给放了!”立刻传命，全府姬妾丫环全都到了半闲堂。

这李慧娘掩护了裴禹来到王洪家中，吩咐王氏娘子，千万不

能露出半点风声，她自己思忖，刚才护他逃跑时，来杀他这人已在后边紧追，她的一身大红衣服，在月色之下，必然显眼，王洪等人回报贾似道：“岂不会连累众家姐妹，她立即又翻过墙头，飞在半闲堂的屋檐之上，以观动静。

但见半闲堂上，贾似道正在巍然而坐，吩咐管家婆和警卫，把所有的姬妾，丫环全都捆绑；“每人各打四十皮鞭，问她们中是哪个私放了裴禹？”众人不敢怠慢，当然奉命行事，这些姬妾，丫环还都是细嫩的皮肤，怎受得住如此的折磨，直痛得呼天叫地，一片哭声。

这李慧娘伏在屋檐之上，见此惨状，心头更为火起，纵身飞下：“住手，人是我放的，与她们什么相干！”当她飞下之时，大红披风带了一阵风，李慧娘又运足了气，一下把半闲堂内的灯火全都拂息了。

王洪首先惊叫：“是李慧娘！”

众人一下全都惊住了，但见她披头散发，颈间还系着一根白绫，怒指贾似道：

“贾似道，你这作恶多端的奸贼，将我吊死，尤还小可，还要加害裴禹，哼！裴禹是我放走的，与这些姐妹们无干，快把她们放了！”

王洪巴不得有这句话：“好，一人作事一人当，做鬼也敢担当。好，把她们全都放了。”

这时贾似道顿时也惊呆了，李慧娘被活活吊死，是他亲眼所见，刚才从屋檐之上飞下的情景，也是他眼见了，真是阴灵不散，来显灵了，众姬妾也吓得惊叫起来，一片紧张气氛，顷而，贾似道开始镇静起来，他毕竟是当朝宰相，想凭他的宫威，来镇住她！

“李慧娘，你竟敢放走裴禹，你可知我的宝剑锋利无比，我定叫你碎尸万段！”边说，边提着尚未吹灭的灯笼，就向李慧娘逼去。

“嘿嘿，我已经死了一回的了，我现在是鬼，已不是人，你凭什么还能把我碎尸万段！？”

边说，她口中先已藏有硫磺，用手中的刀，戳破灯笼，对着这腊烛略一运气，直扑向贾似道，吓得贾顿时瘫软倒地，李慧娘举起钢刀：“哼，贾似道，我今日定要你的狗命！一来报你杀我之仇，二来为被你残害的那些百姓申冤，三来为国家除掉你这一奸臣！”边说边把钢刀刺向贾似道。

这时王洪毕竟老练一些，心知贾似道一死虽然大快人心，但他毕竟是当朝宰相，如若当场被刺身亡，他们这班警卫，追查起来，必然脱不了干系。若说是李慧娘的鬼魂索命，如刑部派人前来，在埋李慧娘之处，刨土寻尸，如若不见尸体，一定会认真追究，到时，怕引火烧身……于是，灵机一动，一下跪在慧娘面前，举起佩剑，拦住她的钢刀，说道：“李奶奶，李夫人，请您高抬贵手，放了相爷，你要报杀你之仇，就杀我王洪吧，那天是我用白绫把你绞死的，我是杀你的凶手！”

李慧娘顿时也懂了王洪话中之话，“哼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是奉命行事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休得多言！”

“李奶奶，李夫人，我请相爷，多请高僧高道，超度你的亡灵，你……你也要为众位奶奶及丫环着想呀！”

“好，就依你的，但，贾似道，我也要让你尝尝苦楚！”扑的一声，一团烈火扑向贾似道的脸上，烧得他痛得在地下打滚，李慧娘趁机跃上房去，跳出墙外，仍回王洪家中。

这时，王洪赶紧传了医官，为贾似道治伤，扶他到上房歇定，并借请高僧高道为名，向贾似道敲了一笔银子，贾似道也是做恶多端，心里毕竟有些虚，所以神经紧张，连指挥护卫打鬼的命令都未能开口，这王洪要为李超度阴灵，他完全相信，所以出银两也毫不吝啬。

王洪当晚回到自己家中，见到慧娘：“慧娘，你今天真是做了

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好事!”

“若不是王大哥求情，这奸贼今日死定了!”

王洪接口说道：“慧娘，裴相公，此处不宜再住下去了，老贼清醒过来，必然派人搜捕裴相公的下落，趁今夜还不太晚，现有五十两银子在此，你们赶紧雇一叶小舟，到我衢州郊外王家庄，寻找我胞弟王义，你们就落在那里，作为一对夫妻吧!”

裴禹与慧娘千恩万谢，当即收拾动身。

“慧娘，你得把你的这身大红衣服，满头珠翠留下于我，让我在府中后园挖一土坑，将这些东西埋下，怕老贼不信，刨土验尸，你的东西在此，我们只说可能已尸解登仙，也免了我们干系。”

“就依大哥之见。”于是李慧娘换了王妻的衣服，连夜雇了两乘小轿，奔向钱塘江边，转道新安江，连夜驶往衢州去了。

这贾似道受此一惊，魂灵出窍，随即导致高烧，一连五天才神志清醒，恰好在慧娘走后的第二天晚上，天降暴雨，整整下了一天，这王洪当夜就把慧娘的衣服、珠翠，挖一土坑埋上了，待到第六天早上，贾似道病情好转。

仔细想来：“难道世上真的有鬼，而且是活鬼?”他要探索这个隐秘，赶忙吩咐家院，去到后园，刨土寻尸，果然只有衣服和钩裙，并无尸首，他追问王洪等人，这是怎么一回事?尸首哪里去了?王洪早买通了两个有名的道士，一口咬定是尸解登仙，贾似道平日也知这两名道士的名声，见他们讲得活灵活现，便也信以为真，放下了一片疑虑。

王洪过了这一天，才轻松地吁一口气：“阿弥陀佛!”他暗中庆幸这次玩弄花招的高明。

李慧娘与裴禹到了衢州之后，在王洪之弟王义的帮助下，终成眷属，但却深居简出，终老一生。

可是后人都以为李慧娘鬼魂显灵救出裴禹，以此为蓝本，编出一出传诵千秋的神话名剧《红梅阁》，早些年拍的电影《李慧

娘》也是歌颂她的鬼魂的是显应，其实这也是人们一种美好的寄托而已。

元代的才妓

——刘婆惜

在历代名妓中，具有诗才的不少，元代的刘婆惜便为其中之一 的佼佼者。

刘婆惜的父亲刘仪，本是宋朝名士，曾任江西赣州太守，宋亡之后，被俘，从容就义，她母亲也投井自尽，按元朝的法令，所俘的宋室臣僚，如不归降者，除斩杀外，全家籍没入宫，家中男子，发往边外为奴；女的则全送教坊，沦为娼妓。

刘父死难时，婆惜年仅九岁，但难免株连之祸，所以她自然沦入风尘。刘婆惜自幼聪明，她父亲乃是当时江西有名的才子，身边只有这一爱女，掌上明珠，自幼便教她一些古体诗词，并让她仿作，为之修改。

此外还教她书法和水墨丹青，因此，她被遣入青楼之时，虽年仅九岁，但以她能诗善词而有女神童之誉，她自叹髫龄而入烟花，自嗟命薄，但迫于大势，不得已，唯有夜深人静之时，临风洒泪，对月伤怀，触景生情，随写几首诗词，以泄心中之苦。

到了她十五岁那年，已经长得一表人才，虽不算如花似玉，倒也娇巧玲珑，引人注目，教坊司的鸨儿，也以她的才名而爱怜她，不忍叫她破身，仅让她当王公贵人来时，陪宴侍酒而已。

有一日，现任礼部侍郎阿鲁温与主事齐元鼎，前来教坊，特地召她陪宴，席间对她说：“闻你有诗才，你何不当面写首诗给我等见识见识。”